

沪小额遗产继承公证将简化

上海市公证协会近日宣布,即日起将对小额遗产继承公证试行简易程序,为市民带来“两少一短”的变化,即申请人、所需材料变少,办证时间缩短。

小额遗产范围有多大?

不超过2万元的动产,以及多次申请同一被继承人的遗产价值累计不超过5万元。记者从市公证协会了解到,此次试行方案所涉及的小额遗产范围,指的是不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动产(如存款、养老金、公积金、股票账户内的资金等),以及多次申请同一被继承人的遗产价值累计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小额遗产。据介绍,目前小额遗产的产生主要是所有人生

前在银行等开设有账户及密码,但在其去世后家属等因不知道密码而无法处分其遗产。当事人可先依照小额遗产继承公证简易程序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由后者出具查询函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委托书并盖上印章。当事人持此前往银行对待继承遗产进行查询,符合小额遗产范畴的可按简易程序办理,否则依然按照正常程序受理。

“2万元以及累计5万元的金额,是参考上海目前生活水平以及风险可控程度而确定的。”上海市公证协会副会长袁金根强调,股票、基金以及理财产品等并不适用该简易程序。

办理小额遗产继承需哪些材料?

应提交身份证明、被继承人死亡

证明、被继承人与其法定继承关系证明等。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公证适用简易程序仅针对当事人,主要在共同继承、当事人举证、审查核实、出证时间等程序方面进行简易。

袁金根介绍,共同申请小额遗产继承公证的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中一名申请人办理,并提供委托书和身份证件。这样,部分继承人就不必亲自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对于人在异地或者境外的继承人,若要放弃遗产继承,只要提交本人签署的放弃继承声明书(人在国内、异地的,需加盖单位或者居村委公章),直接邮寄到公证机构即可,从而大量降低当事人的办证成本。

当事人在申请办理小额遗产继

承公证时,一般只要提交身份证明、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遗产凭证和被继承人与其法定继承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即可。承办公证员通过证明材料的审查、询问申请人和有关人员,并进行最低限度的核实后,认为当事人陈述和其提供的证明材料无疑义的,即可出具公证书。公证员如果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或者陈述有疑义,可以视情进行核实。

根据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公证,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但公证机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信息快报

申请瑞士签证不必“面签”

外企德科上海瑞士签证受理中心近日举行开业典礼,这意味着申请赴瑞士签证的申请人有了新的申请方式,面签也不再是必须的。

瑞士驻沪总领事史伦博表示:“2012年我们总共接收了10万份签证申请,其中3.5万份来自上海。中国游客对我们至关重要,为了满足需求并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决定将签证受理外包给一家服务公司。”

据介绍,申请者一般可很快预约到申请递交时间,在签证中心递交材料所需时间也将大大缩短。“如果材料齐全,一般15个工作日内可以拿到签证,快的话,今天递交材料,明后天就可以拿了。”该签证中心负责人表示。不过,在外企德科瑞士签证中心办理签证总费用比在领馆办理有所增加,目前加收不到200元的服务费。

新瑞士签证中心位于闸北区恒丰路299—329号隆宇国际商务大厦8楼,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时30分至16时30分(需要预约)。

沪明年起季节性暂停活禽交易

市商务委和市农委近日发布公告称,根据对禽流感等疫病疫情预测预警和评估,从2014年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公历四月三十日全市暂停活禽交易。暂停交易期间,仍贩卖活禽的将被处罚。市民若发现违规销售活禽现象,也可向工商、城管、食药监、农业等部门举报。

公告显示,暂停活禽交易旨在保护公众健康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也对暂停交易有所规定。暂停交易期间,定点活禽批发市场和定点活禽零售交易点禁止活禽交易;外省市活禽除运至本市活禽屠宰场进行集中宰杀外,不得直接进入本市交易。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110个活禽定点零售交易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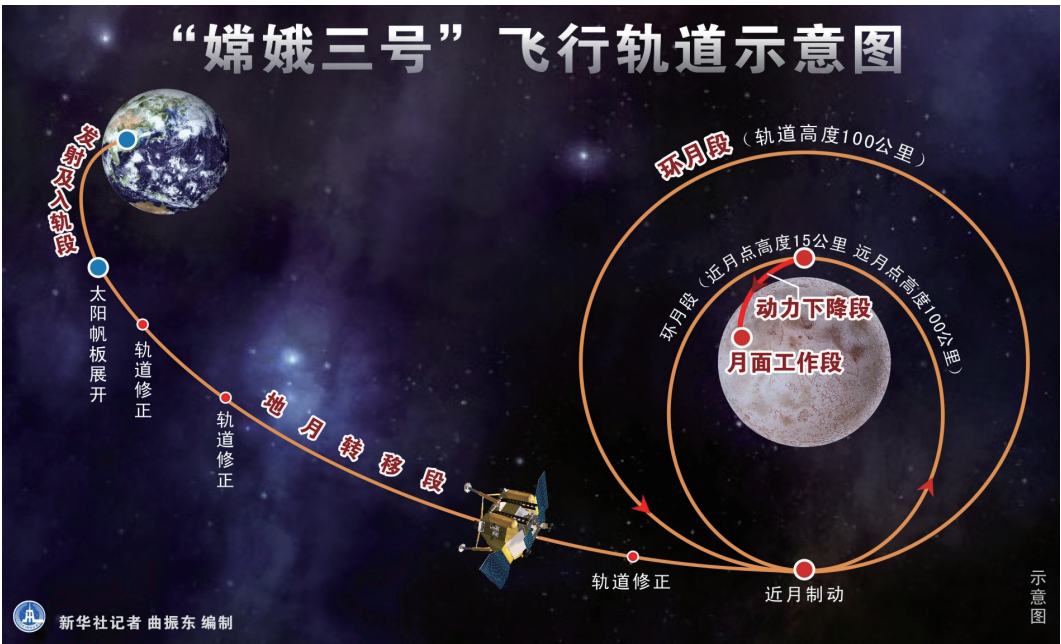
震旦博物馆“椅境”青花设计展开幕

青花太极椅、青花斗笠椅、青花鱼缸椅、青花僧帽椅……一把把风格独特,结合着传统韵味但又不失现代感的青花座椅,本周开始将在上海震旦博物馆进行展览。

据介绍,这场题为“椅境”的青花设计展,也是知名陶瓷和家居品牌海上青花的十年回顾暨新设计发布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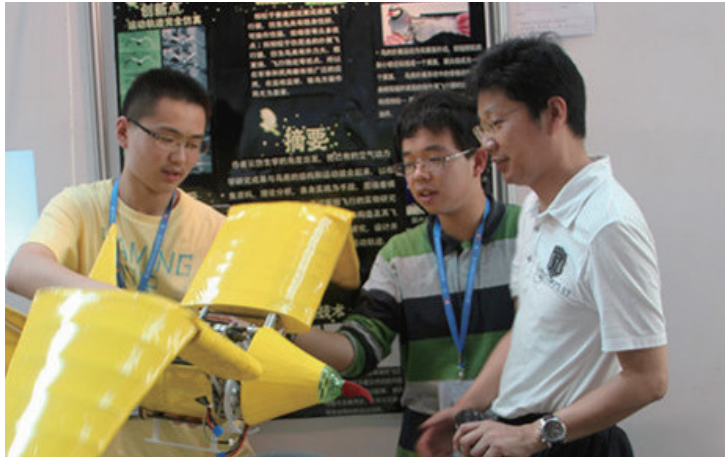
“时逢震旦博物馆开馆大典,作为第一个和博物馆合作的本土设计师展览,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著名当代陶瓷艺术家海晨进行合作。”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辰告诉记者,“青花是最具中国传统美学的代表艺术形式,海晨是中国青花瓷艺术的先行者。她在如何将传统青花和现代审美结合方面做了持续执着的探索。”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4日。



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探路者

——记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站长胡建民



从大学毕业后到杨浦区少科站工作的那一天起,至今三十余载依然坚守在青少年科技教育岗位第一线,这样的经历恐怕在全市也是极其罕见的。三十多年来,胡建民收获的荣誉不胜枚举:上海市劳动模范、中国青少年教育突出贡献奖、上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贡献奖……

尽管已在管理岗位上多年,胡建民至今仍坚持每周给学生上课,他认为行政工作再忙也代替不了教学教研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才能了解他们喜欢什么,科技教育需要什么。”因此,他总是带头开设全站教工都参加的公开课,以引发大家对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视,每年坚

持听课20次以上,并先后担任科技能力综合班、生物技能班、初中劳技摄影等教学班的授课。

“三案并举”准确定位校外教育

与普通基础教育学校不同,少科站作为对学生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培养的基地,如何使活动切合时代特征并具创新特色,使其受到学生、家庭、社会的欢迎,避免使科普活动流于形式,是教育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多年前,区少科站曾连续多年在暑期开展机械发条小机械人擂台活动,受到孩子们的欢迎,但由于活动开展渠道、形式单一,无法扩大规模,因此,该活动的影响力逐年下降。

从去年开始,区少科站与学校和社区联手,将活动基地设在社区,效果立即显现。目前,该机械发条玩具活动在多个街道设点,不仅丰富了社区科普活动,还提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普及率,孩子参加活动的热情被再次激发出来,打造出了孩子乐于参与、乐于探索的项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青少年机械能探究系列实践活动”也被评为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十佳科技实践活动”。

“校外教育机构的的教学管理与校内教育有很大不同,关键是定位要准。”访谈中,胡建民多次提到校外教育机构的“定位问题”。

区少科站在促进校外科技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胡建民提出,少科站作为校外教育机构,教师教学管理应注重授课教案、活动方案、教学案例“三案并举”。

“三案并举”的校外教师教学业务评价管理模式,让教师全方位承担起科技项目“教研员”的角色。“校外教育机构中的科技教师不仅要培训指导特长生,策划组织大型科普活动和科技竞赛,还要指导学校科技活动的开展,开发并整合社会科技教育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外科技教师既是一线教师,又是某个科技项目的‘教研员’。”胡建民说。

为了发挥好校外教师的团队力量,最大限度发挥每个校外教师的特长和积极性,也可弥补教师个体在工作中的不足,区少科站将原来一人一项“单打独斗”的科教项目,改为多人

合作负责一个科技项目群的教师团队,并形成多个教研组。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师团队更符合“既要组织,又要指导科普活动或科技竞赛;既要培训又要编写科技项目教材或讲义,既要开发又要整合社会科教资源;既要下沉又要扶值学校的科技社团等校外科技教育教师”的任务与专业化评价标准。

“双进入”衔接高中、高校教育

在高中与高校教育的相互衔接方面,胡建民探索了一套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根据杨浦区高校众多的区域优势,区少科站连续三年开展了高中生进入院士团队和高校团队“双进入”探究实践活动。

1999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考察时,胡建民发现美国学生的科技素养和创造能力要比中国学生强。“美国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高中生还可以调整学习时段,进入高校开展各类科技探究活动。”在当时,这些都令胡建民印象深刻,一个关于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

2010年,杨浦区积极推进市基础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这为实施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契机。胡建民将美国学生进入高校开展科技探究活动的方法运用到了杨浦区,一改学生带着课题请专家辅导的方式,而是让学生在高中阶段有一学期的时间在校内学习、体验科研活动。

“双进入”活动在第一年参与选拔的学生就有近百人,最终有28位学生

被“双向选择”进入了高校,体验了科研经历,胡建民在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上的革新引发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活动中,区少科站还首次实践了区少科站教师作为高中“带班班主任”和高校“辅导员”的双重角色,使少科站在原有的培训、指导、活动三大传统功能中,又加上了“联系高校”这第四大功能。区少科站先后联系了16个高校实验室和院士团队,每年都有中学的科技社团和有创意的学生经高校带教老师面试后,入选他们的实验室基地学习,与科学家“跟班”做课题研究。“通过这段活动经历,不仅培养了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创新素养和创新人格,不少学生还与高校专家建立了长期的‘师徒’关系。”

如今“双进入”探究活动还以“构建区域高中与高校相衔接的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作为研究项目立项,被列为了上海市教育科研的规划课题。然而,在胡建民看来,要做的还有很多。“如何根据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实际,探索创新机制,长期有效组织开展了杨浦的高中生进高校体验‘搞科研’的活动;如何总结今后学生与高校专家建立长期的科研探究方面的‘师徒’关系等问题,有待我和我们团队继续探索和实践。”

